

# 勤于创造的人们

余盛珂 秦豪



## 文苑

主编 孟好转  
编辑 林汝恺  
特约刊登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日子过得很快啊,当初采访上海市劳模张勤,是在今年的初春时节,我们采写的文章题目是《人勤春来早》。不久前,上海建工安装集团“张勤劳模创新工作室”又正式揭牌了。

当年,他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工地参加施工。北京国家大剧院造型新颖、前卫,其庞大的椭圆形外形矗立在长安街上宛如“天外来客”。又云:国家大剧院要表达的是内在的活力,是在外部宁静笼罩下的内部生机。一个简单的“蛋壳”,里面孕育着生命。构成建筑生命的细胞绝对离不开水、电、风等系统设备安装,恰似人的毛细血管一样遍布全身。

作为国家最高艺术表演中心,通风和降噪是一对矛盾,要做到两全其美,这在施工方面是有很大难度的。风速快、风量小,噪声随之产生;风速慢、风量小了,会影响观众的舒适度。这是一把“双刃剑”,舞台上不能用扬声器,台上撒一张纸的声音,坐在最后一排的观众都能听得见,施工技术要求十分严苛……

十年后,张勤曾带着上海中心的业主前回去回访国家大剧院,其时院长给出了“十年未大修,十年精气神”的高度评价。这也佐证了“通风精神”和劳模匠心走出了上海。国家大剧院先后被评为国家鲁班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2020年金秋十月,张勤出席中国国际邮轮船舶修造论坛暨展览会,在来自英德法意美日等20多个国家与会的情况下,作为唯一的安装专业施工单位,上海建工安装集团在邮轮建造领域首次亮相登场。

劳模创新工作室,体现了技术尖兵的优良品质,发挥了示范带头作用,他们用干劲、闯劲、钻劲鼓舞了更多的人……经过一年多的迎难而上,在最短的时间内,已经实现了大型邮轮管道系统100%管系预制化生产和装配化安装。这期间,大大减少了传统模式施工工期,降低了资源消耗。同时,在大型邮轮建造材料、设备种类、配套供应等方面也逐步形成企业自身的科技施工资料库,为后期实现国产化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撑。

唐代大诗人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写出了他穿越时代的不朽句子:

## 燕山脚下 刘向东

### 家乡

据说我已经是诗人了  
一个乡土诗人  
土得要命。而我  
在离家很近的贵宾楼过夜  
家乡依然在我梦中

回想我的父老兄弟  
当年饿着肚子闯关东  
临走一个个瘫在柴门  
把锅卖了,留下老宅  
让青山补墙头之缺

有一天他们回来了  
有的珠光宝气  
有的背着子孙和破烂行李  
有的至今在落叶上行走

而我  
在离家很近的贵宾楼过夜  
家乡依然在我梦中

### 落叶飞鸟

在我老家,燕山脚下  
老树比村庄更古老  
而树上的鸟巢  
比新娘还新

半圆的巢儿朝天  
孵化日月星辰  
半圆的坟墓如鸟巢倒扣  
挽住大地之气

土地说:落叶归根  
于是,叶子下沉  
天空说:鸟儿凌云  
于是,翅膀向上

### 青蒿

高于先人的是坟头  
而扎根于坟头的是一束青蒿  
有的珠光宝气  
有的背着子孙和破烂行李  
有的至今在落叶上行走

比青蒿还高的是支撑天空的  
南北双松,  
天快要塌的时候  
青蒿也会奋力  
杂乱无章的柴草则舍身追随

其实还有连绵不绝的群山  
与群星星久的对话  
那些高高在上的主宰者呀  
此刻正屈服于一束青蒿

柔韧,卑小,青涩而无畏  
与亡灵一起沉默

司的通风队,在这个“上海劳模集体”里耳濡目染,“通风精神”深深地刻印在每一个职工的心田。20多年后,那个踏实肯干的技校生成为了安装集团检测检测中心副经理、工程师,技术骨干。

新冠肺炎疫情袭来时正逢大年夜,邓国华接到通知,初三就与20多名管理人员奔赴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当时,指挥部要求在两幢大楼中间的一块临时用地上,紧急建造108间负压病房。时间紧、任务重,此时,面对重重困境,团队展开了与时间的争夺赛。2月23日必须要通过消防验收,当时留给安装施工只有14天的工期,至于调试的日子则更为紧迫。调试难,反常规,施工中绝不能有一丝的疏漏。

关键时刻,手里拿着活,这是硬道理。那年,非常规的调试作业在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的旅检大楼工地也碰到了。同样是时间卡得紧,加之六月澳门的天气已是骄阳似火,空调需要大量投入使用。冷冻机房、冷冻水泵、冷却塔……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调试成功,以确保不耽误投入使用。邓国华和团队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经过精确的计算,将整个复杂的机电系统分门别类,采用一个板块、一个系统的分段方式进行调试作业,最终提前通过澳门消防局现场验收,为后续工程竣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通风精神”哺育和滋养了邓国华,而他在传承中又注入了和赋予了“通风精神”新的时代特征。

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鸟瞰建筑外形似一片四叶草,建成后参观者不绝如缕,其宏伟壮观灵动轻盈,令人赞叹。就以此说事,局外人又有谁想到,邓国华带领的调试团队,在机电安装的最后一道启动调试中,“边拉线、边接线、边调试”,仅用两天时间对主会场、迎宾厅等38台大小不一的空调设备,和2000个风口、1000多个末端阀门及导流片的同步调试与测试作业,一丝不苟地完成了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成功之后的回忆是难免的。邓国华的同事感慨万千,回想起在施工最紧张的时刻他们说:“他可见缝插针地工作,却经常忘记见缝插针地吃饭。”

### 三

上海建工安装通风队一直被誉上海建设系统的排头兵,在半个世纪里涌现出四代全国劳动模范、上海市劳动模范,他们倡导的“通风精神”,传帮带出一代又一代的上安人。

在新时代里,我们理有理由说,“通风精神”就是当今人们所大力弘扬的工匠精神,上安人的建设脚步走遍祖国的各大城市,许许多多无法一一列举的标志性建筑中都有他们的智慧和汗水,只是从墙体的外表看不出,他们做的是内部的隐蔽工程,在清凉凉爽的空气里,无声静谧的环境中,所有的艰辛和付出,一竣工,再无踪影。然而,正如国家大剧院院长对张勤和上海中心大厦的业主所说的“十年未大修,十年精气神”,这就是最高的评价。

没有差错,没有批漏,只有机器默默地正常运转,各个零部件恪守职责,一如做出这些精细活儿的匠人,奉献、敬业、质朴,竣工落成,转身又奔向了新的工地。

张勤劳模创新工作室向有许多年轻的技术骨干,他们埋头苦干,钻研技术,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凡的成绩。一台机器的运转,需要每一颗螺丝钉发挥作用。王晓波坦言:自己就是要做最好的那一颗螺丝钉。

他作为高速磁悬浮试验线车辆维护及保障运行项目经理,接受了不同于传统安装领域的挑战。磁浮上海线建成后,安装集团参与了高速磁浮试验线的建设及科研

项目的配合施工,参与了“十一五”计划的双分区双端供电改造及磁浮上海线国产化设备的配合上线试验段工作。

王晓波能根据业主及科研单位提供的技术资料,在没有设计单位参与的情况下,参照原施工图,与业主及科研单位沟通,自行编制了一套能指导施工的施工图,为双分区双端供电提供了技术支撑。为此,王晓波经常放弃双休日和节假日,一头扎进测试中,有一项技术改进既方便了运行时的操作,又提高了运行时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还节约了大量的馈线电缆。

与此同时,王晓波还兼任虹桥商务区核心区(一期)能源中心的工作。工地上,时常见他白天跑现场,夜晚做方案,兢兢业业全身心投入到项目建设中,工地上的人们说,他是干事业的人。

80后的陆丹丹,作为上海建工安装集团智能事业部的电气施工员,先后参与了浦东机场二期、虹桥机场二期、上海中心大厦、迪士尼梦幻世界项目和福建炼油乙烯项目、天津渤化60万吨丙烯项目,是一位校园里走出来不久就锻炼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

在上海建工安装集团第六工程公司里,“通风精神”代代相传,涌现出一大批忠我奉献的“通风人”。其中在北京干了7年回到上海的严国华,曾克服家庭重重困难,一头扎进了世博工地。期间,被查出眼病,但他仍坚守工地,直到世博会开幕,设备运转正常,这时他才去医院做了手术。

也是80后的朱赞,是劳模创新工作室的高级调试工程师,他师从张勤,又先后带教了12名新进员工,如今这群年轻人已成为独当一面的技术能手。其中5人在石洞口污泥处理二期项目中,获得了上海建工集团“共青团号”青年科技团体的称号。

劳模精神,薪火相传,成果迭出。在虹桥商务区核心区能源站项目初期使用后,朱赞发现一次能源利用率与预期目标相距甚远。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点项目,生态、节能、环保等综合要求构成了“智慧大脑”,与常规发电系统的40%左右的利用率相比,“三联供”在有效降低建筑能耗及推动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的发展中,有着巨大的作用,还直接关系到国家节能减排战略的实施。

朱赞带领调试团队,通过现场检测发现了问题所在,设备的构造及兼容性。团队用了整整大半年时间,顺利解决了改造调试中的疑难杂症,创造了一次能源利用率达82%的新高度。如今,上海虹桥商务区核心区能源站已成为“三联供”技术应用的标杆。

劳模集体,新人辈出,这是历久弥新永葆青春活力的源泉。“通风精神”,在新时代既有优良作风的传承,又有智慧创新的内涵。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人们,他们用智慧、汗水、劳动创造幸福,也创造了自己的辉煌人生。在沸腾工地,在火热生活中,体现价值、展现风采、感受快乐。

是的,勇于奉献、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在张勤劳模创新工作室已蔚然成风。他们是一群勤于创造的人们。



我的中国心(篆刻) 管继平

还好,我没有误了这辆绿皮火车。这辆由兰州发往北京的44次绿皮火车。这一天,1975年7月12日。朝霞在渡口所的上空荡漾,编织出耀眼的瑰丽与灿烂。

我一路晨跑,到达宽阔的黄河边。在黄河沿岸的晨光中,我就如进入仙境,阳光、空气和黄河水,都是那么新鲜。

所里的老船工刘三九迎面走来,肩上扛着渔网,手里拿着鱼桶。桶里有一条三斤多重的黄河鱼,是刚打上来的。看那鱼金红闪亮,别说吃了,就是见也难得见到。

我看着鱼说:“刘师傅,能把鱼送给我吗?”刘三九是那种认真做事,真诚待我的人,我在渡口所经常受到他友善的帮助。但他却却说:“这么贵重的鱼,送你下酒?不行!”

我说:“我不是下酒吃,是想拿给我爹吃!”他乐呵呵地说道:“给你爹吃?可你爹现在在卓资山,一千多里地呢,你怎么给他拿过去?”

我说:“44次火车8:40进乌海站。我现在就找弓所长请假,说回去送鱼,今晚我爹就能吃到。”

我边说边和刘三九跑回宿舍,把鱼和黄河水直接倒进脸盆里,用网兜提上脸盆,去找弓所长请假。弓所长正在看早间新闻,听我说完,当时就准了假,还专门派所里的车送我到火车站。到了火车站,已经来不及买票了,我直奔乘车站台。

停在一站台的44次绿皮火车就要启动了,阳光在挂着沙尘的车厢上闪烁。我一路小跑踏进车厢。一阵微微的汗臭味扑面而来,没有空调的车厢里流淌着闷热。很多无座的旅客拥挤在走廊。这是43/44次火车的常态了。我挤进了车厢的中部,很多旅客都欣喜地看着我带的鱼。可以肯定,他们都是第一次见。

听说是黄河鲤鱼,个这么大,大家都爱得不得了,非要从我手里买走。我实在推不掉,只好说是特意带回老家给我爹吃的,不能卖。没有人再张口买了。一对特别想买的夫妇,就坐在两张座的靠窗。他们买了也是想给父母吃。夫妻俩是磴口人,懂得这鱼的价值,但一直打不上这么好、这么大的鱼。知道我的目的后,赞我一番,说:“我们一会在磴口下车,靠窗口这个座位,送你坐吧!”

靠我远在千里外的父亲,刚上车就得到了一个理想的座位。

我坐到位子上时,把网兜挂在车窗前的餐桌上,脸盆挂出了车窗外。风把脸盆里的水吹起波浪,鱼感到了凉爽,不停地摆动着鱼尾。

细算参加工作这几年,年年忙工作,忙干生活,乘坐长途奔袭的43/44次绿皮火车,至少也不下30多次了。从我的工作城市乌海到家乡父老的地卓资山,仅有这一组直达车。而不能上车就有座位的次数寥寥无几。更多的时候,是从上车一直站到下车。

最严重的是回家过春节。有一次,上车后就只有一只脚的空隙,左右脚来回交替,交替了近两个小时,直到下车。这些无余的煎熬,与所遭受的艰辛疲惫,大抵其他绿皮火车也是如此。然而有一个事实是不能忽视的——所有的绿皮火车都散落着看不见的机遇,在不知不觉中帮助人们达到所要达到的目的。

昔日的烦恼,已被将要到达的希望所带走。我乘43/44次火车,总爱想一些高兴的事。回忆是一种慰藉,更准确地说是产生慰藉心灵的幸福,它像玫瑰一样充满我的心房,让整个车厢都落满记忆的馨香。爹因为想我,也经常乘43/44次火车来乌海。每每让我愧疚的,是他也像我一样要遭受旅途的煎熬,以致每次他乘车我都想给他买软卧坐。可绿皮火车的软卧紧俏的不上着边,让我连触碰的能力都没有。

爹却不回当回事,想着能陪儿子就是莫大的喜事,开心又神采,还经常乐呵呵地帮助别人。有一次爹非要陪我去乌海看看我的单位。

车厢里依旧让人下不了脚。我向三个坐在一起的年轻人求援,他们友善地把座位挤了挤,空出些位置让我爹坐了。到了饭点,我说:“爹,咱们去吃饭吧。”爹说:“爹午饭吃多了,还饱着,晚上不吃了。”我知道爹是怕我多花钱,故意不去餐车吃。我没有多说什么,自己到了餐车,随便点了一个菜,草草吃完后,对餐车管理员说:“请帮我打包一份红烧肉!”

管理员正顾着其他人的生意,一时没理我,停了一会儿,才略感意外的对我说:“刚吃一份儿,又吃红烧肉,你餍了吗?”我轻声说:“给我爹打包一份儿,他在车厢等呢。”

管理员笑了笑,随口说一声:“3块8!”就走进餐车。我跟了进去。她先盛好一份米饭,然后往米饭上盛了一个红烧肉,对我说:“让老爷子多吃点油水,肥肉多一点。”说着,又往米饭上多盛了半勺肉,边盛边悄悄看了一眼旁边烧菜的炊事员。

3块8一份的红烧肉是够贵的了。可市面上花钱能买到肉吗?猪羊牛肉都要凭票供应,当时的普通人家都是有限的肉票尽量买一些肥肉炼油,把炼下的油烩菜或炒菜用,哪敢敢放开吃一顿红烧肉!看到管理员特意多盛了半勺肉,我欣喜地向她点点头,对她表示感谢。她不动声色的朝我摆了摆手,说:“快给老爷子拿回去,凉了就不好吃了。”

几级绿皮火车对我的磨练,它给我留下的印象不是火车本身,而是火车上的那些感情丰富又明智慧的人们。回到车厢,我爹正和身旁的另一个大叔叙家常。那大叔也是到乌海,儿子在公务素煤矿工作。他靠着我爹坐在自己带的行李上。

我打开饭盒递给我爹,说:“爹,趁热吃吧,您好久没吃肉了,别剩下。”爹一看是红烧肉,又看了看我,眼神中略带埋怨,把饭盒端起来靠近鼻子闻了闻,说:“真香!”然后对着我说:“这很贵吧?瞎浪费。”

那大叔也一阵惊奇:“哎呀!是红烧肉啊!这可不多见呀!”他很欣赏地看着我,笑着又说:“我那小子,多久了都给我买红烧肉吃。老哥,你比我更有福气啊,快趁热吃哇!”

我爹十分高兴,也顾不上抱怨儿子的“奢侈”了,对着大叔说道:“老弟,来一块吃,这东西可不容易吃到。”那大叔听我爹一说,就从包里拿出一个喝鱼缸子,说:“我尝一两块就行。”

我爹接过他递的缸子,毫不犹豫给他盛了多半缸子。大叔兴奋地满脸发光,接过缸子的双手微微有些颤抖。我说:“叔,你和我爹尽管吃,我高兴。”

记得当时肉香飘满了半个车厢。车窗外的阳光依然那么强烈,挂在车窗外的鱼还在活蹦乱跳,火车继续飞驰,风把脸盆里的水吹出起伏的浪花。那尾鲤鱼依然很高兴的样子。坐在对面的旅客问我说:“卓资山快到了吧?”

我说:“快了,再钻一个山洞过一片农田,就进县城了。”一千多里地的飞驰,没感到多费时就到了。列车驶入卓资山站。下车后,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家。

爹是个闲不住的人,到家时正收拾着小院。看见我回来,满满的高兴漾在脸上,又看到那条依然活蹦乱跳的鱼,他止不住问这问那。我说:“爹,我今晚8点多的火车还要返回乌海,所长只准我一天假。这条黄河鲤鱼,是我专门带回来让您晚饭吃的。咱们边说边做。”

谁知善良的爹说:“这么贵重的鱼,怎么能吃?放生吧!”爹的反应让我措手不及。一天的辛苦,不都白费了吗?

我说:“爹,这鱼很罕见的,放生了太可惜了。”爹说:“不放生,是你杀还是我杀?咱们好好的日子,好好过,为啥非要杀生?天下好吃的多啦,谁还能都吃到!”

我有些懊恼,也不舍得把辛苦带回来的鱼放生,就低着头不说话。爹又说道:“儿啊,只要你在外面顺心顺意,平平安安,比给爹吃再多这样的鱼都强!”爹是个有佛心的人,他是怕杀了鱼对我有影响。在爹的心里,我比他的命还重要,只要影响到我,哪怕是极其微小的事,从他那儿都跨不过去的。

我只好说:“爹,那我听您的,咱们现在就放生。”从我家出来过了大街,向南直通一条砂石路,走不到一里地,就到了著名的大黑河畔。我骑自行车带着爹,爹拎着鱼,不到10分钟就到了河边。黄河鲤鱼依然在阳光下红亮红亮的闪烁。

卓资山的人们把这里叫南河畔。少年时,每到夏天,我们就到这里玩。姐姐和表姐妹们在河边洗衣服,我和表哥在河里打闹摸鱼。湛蓝的天空飘荡着白云。河畔上十几颗脸盆粗的柳树,在夏风中婆娑起舞。我们最喜欢玩的一个地方叫小回水湾子,那里有颗大柳树,一半在河岸一半在河里。其他地方的水深过膝盖,小回水湾子的水有一米多深。这里是黄河鲤鱼最好的放生地。

爹把盛鱼的脸盆端起,很庄重地说:“黄河鲤鱼,我儿子为了让我见你,给你搬了个家。从今天开始,你在这里好好生活哇。”爹的神态那样专注,那样虔诚。河水清澈,由东向西,欢快地流淌着,蒸腾起阵阵雾气,景色旖旎。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爹,从他细微的动作中感受着对我的爱……爹是那么亲切,那么亲切……

我的两眼湿润了。回到家后,已经来不及吃晚饭了。爹给我买了几个从小爱吃的月饼,又一路把我送到火车站。风尘仆仆的43次火车停在卓资山的站台上,快要落山的太阳照耀着绿色车皮。我朝着东街家的方向,朝着爹在的方向,留恋不舍地凝视了一会儿,又凝视了一会儿。迎着落日的余晖,我再一次踏进了这辆准备疾驰一夜的绿皮火车……

## 落满记忆馨香的车厢

梁存喜